

中庸古本 中庸傳
中庸指歸 中庸指歸圖



69345

121

中

1

0479 廉

古

本

孔伋著

中華書局

中庸古本前引旁釋後申

此據百陵學山本排印初

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中庸古本序

中庸者子思述之以昭祖德其本古矣與大學並載小戴記中宋仁宗取賜呂臻王堯臣朱子因分章焉非古本也非古本而欲復古本何也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復古則善之無非存古也信而述之不妄作焉道易明也小戴漢人去古未遠去古未遠而不信信今可乎乃至春秋舍三傳詩舍大小序易合彖象文言皆變古也道何明乎既曰子思述中庸矣舍古本而分章可乎且二帝史臣必聖賢也二典首曰稽古稽古云自唐虞來皆古爲尚也可舍古乎陽明王先生正德戊寅復大學古本傍釋之庶幾見曾子之心王生文祿誦中庸有悟焉嘉靖庚申亦復古本傍釋之附前庶幾見子思之心二書時一誦之文屬而理全首尾脉絡經緯錯綜儼如貫珠直遡列聖之心一天爲一道統其有息乎噫自小戴至仁宗千有餘年而始顯自朱子至今五百餘年而始完愚生之幸道之幸也有志于道者請毋忘之則知仁宗特賜之功爲大陽明創復之功爲先文祿不敏明其心之是而已僭妄之罪何暇恤乎長至浙海鹽後學沂陽生王文祿世廉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orientbook.com

中庸古本前引

鄭康成曰。中庸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文祿按。康成漢儒。去周未遠。必有所授。况漢重經術。細玩中庸重中字。接堯執中。歸重于孔子。以見聖學之自云。君子中庸。康成曰。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見一串非兩平也。後高明對中庸。高則必明。亦一串也。

李習之曰。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傳于孟子。孟子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又曰。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脩道之謂教。何謂也。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脩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又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動則遠矣。非道也。變化無方。未始離于不動故也。又曰。其心一動。是不覩之覩。不聞之聞也。其復之也遠矣。故君子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文祿刪取。習之復性書。昌黎原道。原性不及也。歐陽永叔曰。此中庸義疏爾。今考義疏有能及乎。永叔以性非學者所急。安能知復性書之深。朱子譏永叔淺非過也。

宋仁宗賜及第進士王堯臣等。聞喜宴於瓊林苑。遣內侍賜御詩。又各賜中庸一軸。後遂爲常。初。將賜中庸。命輔臣錄本上。使宰相張知白讀之。至脩身治人之道。命反復陳說。傾聽終篇始罷。臣羅從彥釋曰。中

庸之書聖學淵源六經奧旨也漢唐間讀者非無人然而知味者鮮矣自仁祖發之以賜王堯臣等今遂有知者昔堯舜相授不越乎此天其或者無乃有意斯文將以啓悟天下後世故耶王生文祿按仁宗天聖五年丁卯賜王堯臣中庸寶元元年戊寅賜呂璡大學皆取小戴記中全篇古本也後程朱分章焉我明正德戊寅陽明王先生復大學古本與仁宗取賜戊寅同殆天數乎從彥字仲素程楊相授授李愿中愿中授朱子程朱宋臣豈不知仁宗取賜邪朱子大學中庸二序不言仁宗何也豈分章若違仁宗賜本故不言邪仲素謂啓悟天下後世今復大學中庸古本亦仁宗表章之功也曷忍忘邪文祿生異代猶仰仁宗難得是誠天啓斯文况程朱生宋代而不尊仁宗何也且表章之功所當尊云

劉迪簡曰漢儒多分章句有破碎五經之患宋儒詳衍義說有傳會五經之患破碎如匠人建屋步步障隔則失成屋之制矣傳會如素紝製服補綴文繡則失成服之制矣今請專意經文每戒多言混合漢儒破碎洞達全室去除宋儒傳會表摘出素其爲註釋畧加疏導然後經之體製左右翼如比于成屋前後滌如比于成服又中庸序釋曰製作之體如地道以崑崙爲首分支走東南又如大司馬整六師旌旄旗旆寸步有節制而其爲道則發揮天地人三才豈容章分破碎哉文祿刪取迪簡洪武間請修五經註奏議及中庸序釋今不見成書其志則非諸儒可企大學中庸分章句乃宋儒非漢儒也使成書必復二書古本以見人心之同又在盧王之前

盧正夫曰哀公問政章凡七百五十字論語告問政者多未有如此之備者也學問思辨非爲政之事柔

遠人懷諸侯。非國君之事。竊疑之。按王氏柏曰。夫子之言止於政息。此下皆子思所作。故中引子曰三句。而又以知斯三者承之。或曰家語亦載此章。曰家語後人所托。蓋效中庸而爲之。未足信也。或問十七章。十九章曰。故大德夫孝以下。疑皆子思之言。然今不可考矣。或問分章析句。恐非子思之旨。道其不行矣。夫分一章可乎。文祿按。正夫名格。弘治間舉業詞章盛行之時。而有見如此。過人遠矣。其書名荷亭辨論。發明甚多。

陽明王先生曰。率性之謂道。誠者也。脩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爲誠之者。而作脩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脩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脩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脩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哉。是脩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脩道者。離矣。故特著其說。文祿按。此與唐李習之復性書旨略同。可見理一也。

楊用修曰。解經不特識義理。亦當識文體。王生文祿曰。此言甚善。如中庸一書。重中字接堯舜禹相傳執中之旨。其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作一句讀。工夫在允執上。唐孔穎達疏以人心惟危。指民心言。方應可畏。非民句。漢孔安國以精一爲戒。尤非也。隋王通亦截下精一執中讀。宜後儒承訛云。予悟三惟字一樣。豈宜截下二惟字爲句。蓋微精一。皆道心之體也。微含精。精含一。一含中。况心宰于身之中。性命于心之中。

故繼言執中。若截精一爲工夫。必待舜補足也可乎。碧里董子曰。作一句讀。不特理透。而文亦奇設。陽明先師在。得聞之必樂取也。

壬戌季冬。予會豐南禺于海上。因言中庸古本。曰。予家傳曹魏正始四年三體石經搨本。中庸止差三段。大學甚多。莫知其苗之碩。下有孔子曰。非禮勿視四句。接此謂身不脩二句。唐玄宗削去。亂經自此始。中庸子曰。道其不行矣。夫接子曰。道之不行也。章察乎天地。接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章其如示諸掌乎。接子曰。鬼神之爲德章。其謹嚴如此。漢賈逵曰。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蓋大學乃中庸大綱。中庸乃大學節目。皆子思一人作。又曰。曾見日本五經亦然。文祿仰南禺。該博五經。皆有考註。其尚書世學多補未備。甚奇也。特未見三體石經及日本五經。然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大學言誠。中庸言誠。誠之者。加詳密焉。一經一緯。文氣相同。恐出一人手筆也。

中庸古本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可離。可離非道。覆說之以起下慎獨。

不睹聞卽獨。戒懼卽慎。莫見顯。天監之明。命也。

慎獨卽存心養性以事天。性之寂然不動。居于心中。故曰中。發外之和。只此中印出去。致中和卽慎獨。猶大學致知在格物。莫見顯。天監之明。命也。

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曰在者。舍外內誠之也。位育卽誠之極功。自開闢來。天地何嘗不位。若萬物不育。卽天地不位。猶言地方不事。因百姓不安也。朱得之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中小人之

慎不中無忌憚。犯上作亂。君子中庸慎獨也。時中。卽時時致中。小人不行不及非中。過不及非中。

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

飲食味皆性失中故不知性曷能知味行不著習不察

不行不知性

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舜既能體中庸知性知天故能用中用中只是未發之中印出去如使印然印不離本篆文用中不離未發之中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不知中故不知性昧其良知

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枉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

回能體中庸

不能致曲失性之遠

指三者可能以見中庸豈不可能人性一也

南方過柔非中

北方過剛非中

卽發而中節之和

卽

未發之中

不變時中時措之宜

不變時中時措之宜

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朱得之曰。四矯惟中立一句是主。和不流應務也。

素隱猶棄位過中在行怪。

違道對素隱失中在半塗廢。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

能依即時中時措之宜。

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遜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君子之道。

可見可聞。顯見即費。不見不聞。隱微即隱。耳目費視聽隱。即一物驗其餘。則用隱而體費也。

人率性之常。即天無不在。性一也不以聖而

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豈不以愚不肖而齋。天付無偏。一中而已。可見人當致中和。

卽匹夫匹婦指衆言。非言居室之事。

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

同此一性。

育性。

育性。

性無大小。以莫載莫破見之。

鷺飛魚

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薦飛

造端及至。亦自下而上。人見之如此。性無端至。

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

性不可離。可離非性。

天地。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

修道之教人人率性。改而止。無加損也。生忠恕意。

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
忠猶隱。恕猶費。皆性也。故曰不遠。緩辭耳。

推明忠恕。

此未能孔子之心。

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

此四未能君子之心。

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

以上詳言忠恕之事。可見同此一性。

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

率性體中庸。豈丘之所能。

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素其位而行。

素言心行言事。願言事外言事。素此是明。行此是誠。外內合明誠一。隨處率性。豈有失故。曰自得。

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

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人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

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

命即天性。未能盡性。故曰俟命。居易即率性。

體中庸小人反中庸故險不知性。

反求身見性中原具。

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

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

父母上妻子兄弟下皆自下而上。

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子曰：鬼神之爲

鬼神性之別名。性之屈伸往來即費隱。

即前不報。

體物卽性者物之終始。

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

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

卽神格明戒慎恐懼慎獨。

微隱獨顯費。

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

德舜文武周之事事有大小而盡性本于赤子之心不失而已一也。舜盡性體中庸自此及周皆性之見于舜倫。

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

祿位名壽盡性之應非外求也。

朱得之曰此上言天德此下言王道本于天。

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培

栽培

傾覆性自然如此。

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
親子。曰。賜不受命。則受命乃全天命之性。大德受命。卽唯至誠爲能盡性。若曰受命爲天子。從古無位聖人皆非也。何謂昭明聖祖之德。
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

作述皆性。

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
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
受命卽盡性。應下德。天德卽性命。封不伐。民不安。性未盡也。至末而伐。封安民。性始盡。故曰末
受命。縱言受天命。亦須盡性命。豈有二乎。
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
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
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
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

孝之見于禮文。

尊親。

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

親親。

貴賤。

尊賢。

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

幼幼。

老老。

也。旅酬下焉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

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

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

性之見于政事。

國其如示諸掌乎。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

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

道卽天命之性。非指五達道。

仁性之元。孝誠禮義信知勇皆在中矣。

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

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

知天即知天命之性。

一有誠之義不可訓以誠。下文一也。豈可訓誠乎。性一故也。
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此知字即前知。知化育。知道。知風。知微。大學致知。脩即率性。
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